

知矣問曰矣身若一向抵賴終不直告則嚴刑得情之外無他
道如矣身之弱質被刑幾何而致死乎無隱直告供曰死生命
也豈可為機變而避死苟生乎被刑之外無他仰對之辭矣問
曰今見周文謨與矣身面質時則文謨則一見矣身便知其為
金建淳而矣身則所謂文謨榻座中亦不曾見云文謨果是素
昧之人何以知其為金建淳矣身之招以為外國之人本無恩
怨而若是措誣者專出於南人之欲害老論控出此人誣告矣
身是如云而文謨之言則以為不欲尋疵索垢於矣身惟求涵
怨之云爾則其無欲害矣身之心可知由此觀之文謨之招則
言皆平實是遠矣身之招俱無依據平實之言似出直陳而沒

據之供終涉擬撰到此地頭惟當請刑嚴問矣身以矣家之人
以此事入此地已是不有餘罪而在矣身之道固宜以實指告
以娛處分而若一向欺隱則案是罪上添罪矣身更思直告
之道可也供曰周哥則雖曰與矣身知面而矣身則案無知周
哥之事且矣身與周哥既無相通之書札真贓是道一目矣身
之亦絕李中培逐出李秋餐以後周哥必便信中培秋餐輩害
矣身之說而誣陷矣身至於如此矣此外別無可達之辭相考
處置教事○同日推考次罪人李喜英年四十五白等矣身逐
雖見逐於金建淳家建淳之一動一靜矣身無不詳知是如字
建淳之邪學指目因何首脉是弥所與往來之人又是何人是

隱喻笑身之為金建淳去來於周文謨之狀文謨之供歷歷指陳則笑身雖欲掩諱有不可得建淳之往見文謨之為幾次往見時說話及同會之幾人所會之為誰家笑身之稱以秋餐委折並以一一直告亦推問教是卧乎在亦笑身聞於金建淳則以為建淳赴舉上京時見大國入周文謨於倉洞名不知洪書房家云笑問曰建淳與文謨相見時緣何得聞而往見云乎洪曰因鄭光秀紹介而往見而方在逃云笑問曰金建淳家往來之人誰也供曰李中培金致錫元哥二人鄭致祥往來而年前姜彞天事出後笑身自昭州來而再昨年五月洪翌萬者忽來見笑身翌萬仍為往見建淳云笑問曰周文謨何年得見於

何處耶供曰見文謨於倉洞洪哥家而已未年又逢見文謨於松峴洪翌萬家而其時金建淳亦在座笑問曰周文謨與金建淳有何所言耶供曰文謨之言內世俗之事不必為之家計饒足則着力於耶穌之學好云笑問曰建淳受洗於文謨云果然而笑身見之否供曰建淳之受洗於文謨在於己未而笑身果見之矣問曰受洗時設施何如舉措何如耶供曰受洗時房內設仰帳小金壘貯水點滴於建淳之額上而亦為誦經笑問曰己未年以後金建淳連為篤信邪學耶供曰己未以後笑身與建淳交分漸疎建淳每謂笑身近俗故也建淳之己未後邪學為不為雖未詳知而聞建淳之生父及生兄力挽邪學以至嘔

血之境故未得為之云矣問曰矣身以見逐於建淳家之故措
誣建淳而有此說乎供曰矣身十餘年衣食於建淳家建淳之
養父視矣身如子矣身雖甚無狀而豈或搆捏建淳乎問曰矣
身稱以秋餐者果是何義供曰矣身之名喜英故以離騷有夕
餐秋菊之落英李德懋以秋餐字之而人或稱其奇而呼之矣
問曰矣身與金建淳面質則當使建淳發明無辭乎供曰願為
面質矣同日罪人李喜英與罪人金建淳面質令是白乎矣李
喜英向金建淳曰汝曾逢見周文謨於倉洞而再昨年汝又見
文謨於洪翌萬家受領洗於文謨當此面質之時汝豈敢欺隱
乎金建淳向李喜英曰汝則於吾不當如是搆誣矣吾果毀撤

汝家而逐出故汝言至此矣李喜英向金建淳曰汝之受領洗
於文謨時文謨手持小金壹盃盃中而數次點滴於額上設
帳誦經吾若不為叅見則豈可如是質言而其所設法何以知
之乎金建淳向李喜英曰汝言若是丁寧則吾之受洗果在於
何時乎喜英曰在於己未六月而日子則似是十二三間矣建
淳曰汝之此言益見汝之虛妄矣六月十二日即吾之親忌吾
何以在京乎喜英曰更思之的是六月初六日而汝即為下鄉
矣建淳曰汝今知十二日即吾之親忌故改言初六日者此也
汝之結嫌於吾而誣陷者此可知矣喜英曰吾雖被囚捕聽為
三十餘日屢被惡刑亦多迫阨之境而自吾不忍先發汝名矣

今則文謨之招既發汝之姓名吾亦無可奈何矣吾於汝家受
恩既多謂之恩人則可也而以何嫌怨豈忍誣汝使入此地乎
建淳曰汝之自言受恩於吾家而不忍告我云者正如周文謨
之日謂愛惜我而實有禍我之心矣建淳又曰汝嘗做出虛言
以為約給吾金而不給故汝以此怨吾矣喜英曰吾雖庸劣
豈或做出白地之說而以三百金之故誣人乎汝言尤不成說
矣問曰矣身既與金建淳面質而有何更為指陳之事乎供曰
果無指告之言矣此外別無可達之辭相考慮置教事○議啓
罪人金建淳以周文謨供辭反復究問則一切發明謂無是事
乙仍于與文謨對質則文謨一見而知為建淳建淳則曰以不

知是白乎所謂秋餐為稱者喜英即多年客蓄於建淳之
家者而建淳之通信於文謨也喜英亦嘗往來而方因捕廳故
一邊發捕更令建淳對質則喜英之言與文謨不謀而同建淳
之言別無可以依據之端事當請刑期於取服是白乎矣第文
謨招中甲兵大艦等語觀之則姜彞天輩情節自多緊關於建
淳是白如乎今若連為刑訊建淳無論杖斃與伏法究竟於彞
天輩就捕之前而倘或彞天輩就捕之後妖亮情狀舉皆誣諸
建淳要為掉脫之計則恭質路絕大閱鞠情請姑為仍因待
諸罪人畢就捕罪人李喜英今無更覈之端鞠廳之語一因為
彞多端請速付捕廳以為該廳諸日勘新時一體處斷之地